

秘密張貼。逢端午節，又用紅紙印有消災延壽藥師佛，俾以增福延壽，消災解難，仍照以上張貼，用循俗例，以醒鄉民，又符合世俗對端午節之「艾旗添百福」「蒲劍斬千邪」之細標語，以期導其誠心趨向佛教，大道邁進，而轉移其習俗迷信心理也。又每逢佛菩薩聖誕，集合男女居士行賀誕之舉，而無更斷。乃至民國二十年間，筏可法師講經於廣州六榕寺，日期完滿，後學恭請法師駕臨疊澗鄉菩提園說法，以啓民智，而醒愚頑。當蒙俯允，但開壇第一日，聽經者僅有三十餘人。後學以人數過少，遂飭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，休班警士，約四十人，派警長率領，肅整衣冠，列隊前來菩提園參加法會。由佛山至疊澗鄉，不過約四里路之遙，行腳祇需半小時即可抵達菩提園，各警長均遵照服從。鄉人之目覩佛山警察也遠道而來，於是鄉人頓增數十之衆，總共百數十人之多，倍加興趣。說法十天完隆，鄉中男女皈依筏可法師者，幾達二十人，兼受五戒法，亦有十人之多。疊澗鄉自開村數百年來，大法師設壇宣講佛法，以此爲空前未有如是之莊嚴法會也。一星期後所部警士二人，向後學請長假，詢其理由，據云曾聆聽法師宣講佛經，勸世人止惡從善，佛法無邊，我輩頭腦清醒，心境開朗，今者雖陞爲警長，以致局員，亦不敢接受，況我兩人父母早已雙亡，又未有家室之慮，爲一修行學佛一良機，請准予長假，即返西江故鄉拼擋多少俗務，作出家之舉。再問其是否出自真心誠意，答云佛經有載，不可作妄語，又焉敢說詞以欺騙官長乎。遂准予所請，并送典程儀各一份，祝其前途光明，菩提上進。於此菩提園設壇講經，其效果有如是之宏也。以上所述乃後學信仰佛教奉行佛事，建設之經歷概況也，餘如出任佛山救濟院長，疊澗鄉救濟院長均義務職，所辦理慈善事業無不盡力以赴，恕不敘述也。

△林兆美△

梅妃的守節不屈

我們同胞多知道唐玄宗皇帝的妃子楊玉環（太真），是個絕代的美人，却少人知道當時另有一位文學造詣甚深，具才識智慧，甚得寵的——梅妃。

梅妃，福建莆田東華人，年才九歲，就能誦讀詩書；父仲遜，對她頗稱奇才，閨名曰：采蘋。開元年，高力士使閩粵時，看見梅妃婉麗、端莊，選歸侍明皇，極受寵幸。

她，能屬詩文，愛淡裝雅服，姿容清秀，非凡氣質；性喜梅，其所居的窗戶扶欄，多種植幾株，傍書「梅亭」，帝因命名：梅妃。她曾撰寫有：薰蘭、梨園、梅花、鳳笛、玻璃杯、剪刀、綺窗七賦。

明皇同兄弟間每作消閒，梅妃必隨侍在側；有次，帝與梅妃鬥茶時，顧諸王戲說：

「此梅精吹白玉笛，作驚舞光輝，鬥茶又勝我矣。」她很機警，即忙應聲：到了楊貴妃入宮頗忌之，逐遷於上陽東宮。明皇每憶梅妃時，即着小黃巴（太監）滅燭，密以戲馬召梅妃，至翠華重敘舊愛。繼之，貴妃至；梅妃即返東宮，自作樓東賦以寓意，貴妃聞之，告明皇說：

「梅妃出怨言，望願賜死。」帝默然之。

有一日，明皇在花萼樓，封珍珠一斛，密令賞賜給梅妃；但她執意不受，並以詩交使携返，其詩：

「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粧和淚汙紅綃；長門自是無枕洗，何必以珠慰寂寥。」明皇閱覽詩句，悽婉而悵然！令樂府譜入新聲號，名叫：「一斛珠。」從這則消息，我們已知梅妃的確是位不平凡的奇女子。

不幸，安祿造反，進犯京城，兵慌馬亂，梅妃的難能可貴，充分表現了一種中國讀書人的勇氣，守節不屈。結果，慘死裹屍於溫泉池東梅株旁，可謂死得其所矣。這位賢慧梅妃，綺麗才華，一代的烈女，從此玉沉香消於世間。由於歷代史家忽畧於這一筆，所以，筆者不揣謬鄙，發掘紀錄以傳世耳。

我們東方人對於民族文化精神，對人生的應有態度，一向注重「忠孝節義」，所謂「生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，無論男女視「名節」，尤重於生死，比方「與其生受辱，不如死而榮」。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人生觀有其頗高的境界，值得我們後世發揚光大的。今日我們與無神論邪惡鬥爭，即是爭「民族大義，祖宗之德」。就是未來全人類的禍福，亦不出此也。

當明皇自四川駕返，念切而感夢，命駕爲祝禱大慟，御親寫文誄之，以梅妃禮葬焉。其間，有位官員進梅妃之畫像，帝親筆題詩曰：

「憶昔嬌妃在紫宸，鉛華不卸得天眞，霜絹雖似當年態，爭奈嬌波不顧人。」讀之，令人淚下！